

黑骏马

张承志 著

北方的河 西省暗杀考

黑骏马

北方的河 西省暗杀考

张承志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骏马 / 张承志 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229-00283-1

I. 黑… II. 张…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9820 号

黑骏马

HEIJUNMA

张承志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同 人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 吴晨骏 李江华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9.125 字数: 176千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大地和青春的礼赞

王蒙

他怎么找到了一个这样好的、我要说是非凡的题目？您羡慕得眼珠子都快燃烧起来了！三十挂零的小伙子张承志竟有这样的气魄，这样的胸怀，在一部六万多字的中篇小说里一口气写了四条北方的河，黄河、无定河、湟水、永定河，还有追忆中的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额尔齐斯河与梦想中四月的黑龙江。别骗我们啦，张承志，你其实是到过黑龙江的，要不你怎么写得那样真切、切近、迫近、如在眼前？这是何等的胆量，何等的匠心！在看完《北方的河》（载《十月》一九八四年第一期）以后，我想，完啦（作品在用“了”字的地方几乎全部用“啦”，这赋予张承志的颇经过一番锤炼的语言以一种亲切和利索），您他妈的再也别想写河流啦，至少三十年，您写不过他啦。

俄罗斯文学是讲究写大地的，对于广阔的俄罗斯大地的深爱与忧思，这是一些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例如契诃夫、高尔基——身上最动人的特点之一。前几年出现了中篇小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它以苦难而又美丽的中华

大地的魅力使读者激动不已。现在又有了《北方的河》，它唱出了对于祖国大地，对于大地上的艰难而又奇妙的生活，对于唱着“花儿与少年”和“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的人民，以及对于永远年轻的理想和热情的刻骨铭心、始终不渝的情歌。它把他的同胞，他的同时代人，他的同行唱得心头热热的了。

这是一首刚强而又滚烫的歌。黄河不能不是这首歌的主旋律。“父亲”的比喻与横渡畅游的栩栩如生的刻画，使浑黄的、燃烧起来了的、温暖多沙的一块一块的黄河居于群河之冠。而“曲流宽谷”即“老黄土帽中的拐弯河大深沟”永定河，抱着马脖子渡过的钢蓝色的额尔齐斯河，青麦、雪山、浅山和花头巾边的湟水河，把北京西北的巍峨山脉劈出了深峡长谷的永定河，以及坚硬的冰甲咋作响地裂开、青黑的水翻跳着推开巨船般的冰岛的正在解冻的黑龙江，便成为黄河的补充、延伸和变奏。

张承志写实并不写意，写景、写情而又充满严肃的思辨，他既提供了形象清晰、凸现可触的众河景观，又深深地挖掘着各河的特色与众河的统一的北方的雄健粗犷的灵魂。他同时还从象征的意义上通过河流写了我们的即使破碎过也永远美丽、永远充满希望和力量的生活。那就是说，小说不但写了北方的几条河，而且写了生活的河，生命和青春的河，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河。小说对于马家窑文化，关于彩陶的河的描写，恐怕不仅是顺便提及，而是有它的深意的。这样的高瞻远瞩，这样的对于历史、大地、

生活的沉思，不能不给我们的引人自豪的当代文学带来新的精神境界、新的信息，这是一切鼠目寸光、小打小闹的作品所不可企及的，是一切迷茫、颓废、只知无休止地咀嚼自我的作品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如果猜测作者的动机，也许张承志更有意于通过“他”和“他”的河来写那一代人，他意欲显露那一代人的奋斗、思索、烙印、选择、幼稚、错误和局限，表现他们的深刻的悲观与最终病态软弱的呻吟在新生命的欢叫中被淹没（见小说题词）。应该说，有许多地方他写得很成功，像“她”的经历对于“他”的经历的补充、修正和冲击，像“他”的艰苦奋斗、脚踏实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斗争精神，特别是“他”对于爱情的态度、“他”请“她”吃西餐的场面，都相当感人，像一幅彩色的、配有动情的背景音乐的电影画面。而这种栩栩如生的画面，正是张承志过去偏重遐想、思辨色彩浓郁的作品中所缺少的。

我尤其欣赏“他”关于四个真正的男子汉的豪言，“牛虻、马丁·伊登、保尔·柯察金”、“还有一个是我”，这最后一句话“他”当然没有说出来。即使仅仅是豪言壮语也罢，这样的豪言壮语也是空谷足音式的黄钟大吕！一些人变得琐碎、纤细、扭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一肚子牢骚、一肚子怨气，久矣！尽管是安定团结的和平建设时期，尽管人们可以大听轻音乐与大看时装杂志，但牛虻、保尔·柯察金的革命理想主义与自我牺牲，难道就不需要了么？在社会风气还如此不理想的今天，扶正挽颓，保持这

种情操、这种精神，也许更加难能可贵吧？壮哉斯言，革命正气，民族正气，男子汉气概代代不绝！

顺便说一下，有一些读者对张承志的作品里的男性美深为赞赏。确实，张承志的作品里处处流露着男性的眼光、男性的骄傲和热情，男性的肉体、生命、灵魂的搏动和力量，这在当今文学创作中是很有特色的，除了蒋子龙、张贤亮等少数几个作家以外，几乎没有几个人有这种雄风。《北方的河》在这方面也是非常强烈的，甚至强烈到窃以为或许多一点节制和含蓄会更好些。

但是整个来说，《北方的河》里关于社会生活的描写远远逊于它对河流、对作品主人公的思索与情怀乃至有关地理学的描写。尽管张承志在作品中企图把生活写得更实一些，也许这是一个可喜的与必要的尝试。正因为他的河写得太好了，他与“他”以外的人物包括“她”就难免令人觉得相形见绌。

也许是我的偏见，我觉得他的徐华北与“她”甚至还有顺手写到的湟水边上浇水种树的老汉有光彩，还不如红脸后生与唱歌的青海妇女更能给人以难忘的印象，颜林和他的父亲就更差些。张承志显然还没有从当今城市生活中感受到诗和力，像他从内蒙古草原、从北方的河流与土地上所感受到的那样。对结构全篇起着重要作用的“他”考研生的故事，不仅写得匆匆忙忙，从整体来说，也写得缺乏深度和新意，更缺乏全篇作品所具有的那种杰出的气势和壮美。他这个故事没有选好，起点低了，与河及关于

河的描写处于不同的精神高度上，因而也影响了和谐。

但无论如何，《北方的河》的发表令人振奋，也令人鼓舞。波浪翻滚的几条大河向着我们的文学事业发起了勇猛的冲击，它号召着更加开阔、高大、强健而又深沉的文字，它号召着向新的思想境界与艺术境界进军，它号召着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的文学巨人、文化巨人的诞生。它的出现展示着一种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姿态、新的快乐和庄严、新的胸怀和更高的文化智能根基。

目录

大地和青春的礼赞

王蒙

黑骏马	1
北方的河	83
西省暗杀考	205

黑
骏
马

也许应当归咎于那些流传太广的牧歌吧，我常发现人们有着一种误解。他们总认为，草原只是一个罗曼蒂克的摇篮。每当他们听说我来自那样一个世界时，就会流露出一种好奇的神色。我能从那种神色中立即读到诸如白云、鲜花、姑娘和醇酒等诱人的字眼儿。看来，这些朋友很难体味那些歌子传达的一种心绪，一种作为牧人心理基本素质的心绪。

辽阔的大草原上，茫茫草海中有一骑在踽踽独行。炎炎的烈日烘烤着他，他一连几天在静默中颠簸。大自然蒸腾着浓烈呛人的草味儿，但他已习以为常。他双眉紧锁，肤色黧黑，他在细细地回忆往事，思念亲人，咀嚼艰难的生活。他淡漠地忍受着缺憾、歉疚和内心的创痛，迎着舒缓起伏的草原，一言不发地、默默地走着。一丝难以捕捉的心绪从他胸中飘浮出来，轻盈地、低低地在他的马儿前后盘旋。这是一种莫名的、连他自己也未曾察觉的心绪。

这心绪不会被理睬或抚慰。天地之间，古来只有这片被严寒酷暑轮番改造了无数个世纪的一派青草。于是，人们变得粗犷强悍。心底的一切都被那冷冷的、男性的面容挡住，如果没有烈性酒或是什么特殊的東西来摧毁这道防线，并释放出人们柔软的那部分天性的话——你永远休想突破彼此的隔膜而去深入一个歪骑着马的男人的心。

不过，灵性是真实存在的。在骑手们心底积压太久的那丝心绪，已经悄然上升。它徘徊着，化成一种旋律，一种抒发不尽、描写不完，而又简朴不过的滋味，一种独特

的灵性。这灵性没有声音，却带着似乎命定的音乐感——包括低缓的节奏、生活般周而复始的旋律，以及或绿或蓝的色彩。那些沉默了太久的骑马人，不觉之间在这灵性的催动和包围中哼起来了：他们开始诉说自己的心事，卸下心灵的重荷。

相信我：这就是蒙古民歌的起源。

高亢悲怆的长调响起来了，它叩击着大地的胸膛，冲撞着低巡的流云。在强烈扭曲的、疾飞向上和低哑呻吟的拍节上，新的一句在追赶着前一句的回声。草原如同注入了血液，万物都有了新的内容。那歌儿激越起来了，它尽情尽意地向遥远的天际传去。

歌手骑着的马走着，听着。只有它在点着头，默默地向主人表示同情。有时人的泪珠会噗地溅在马儿的秀鬃上：歌手找到了知音，就这样，几乎所有年深日久的古歌就都有了一个骏马的名字：《修长的青马》、《紫红快马》、《铁青马》等等，等等。

古歌《钢嘎·哈拉》——《黑骏马》就是这无数中的一首。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旋律还是在孩提时代。记得当时我呆住了，双手垂下，在草地里静静地站着，一直等到那歌声在风中消逝。我觉得心里充满了一种亲切感。后来，随着我的长大成人，不觉之间我对它有了偏爱，虽然我远未将它心领神会。即便现在，我也不敢说自己已经理解了它那几行平淡至极的歌词。这是一首什么歌呢？也许，它可以算一首描写爱情的歌？

后来，当我遇到一位据说是思想深刻的作家时，便把这个问题向他请教。他解释说：“很简单。那不过是未开的童心被强大的人性冲击了一次。其实，这首歌尽管堪称质朴无华，但并没有很强的感染力。”我怀疑地问：“那么，它为什么能自古流传呢？而且，为什么我总觉得它在我心头徘徊呢？”他笑了，宽厚地捏捏我的粗胳膊：“因为你已经成熟。明白吗？白音宝力格，那是因为爱情本身的优美。她，在吸引着你。”

我哪里想到：很久以后，我居然不是唱，而是亲身把这首古歌重复了一遍。

当我把深埋在草丛里的头抬起来，凝望着蓝天，聆听看云层间和草梢上掠过的那低哑歌声，在静谧中寻找那看不见的灵性时，我渐渐感到，那些过于激昂和辽远的尾音，那此世难逢的感伤，那古朴的悲剧故事；还有，那深沉而挚切的爱情，都不过是一些依托或框架。或者说，都只是那灵性赖以音乐化的色彩和调子。而那古歌内在的真正灵魂却要隐蔽得多，复杂得多。就是它，世世代代给我们的祖先和我们以铭心的感觉，却又永远不让我们有彻底体味它的可能。我出神地凝望着那歌声逝入的长天，一个鸣叫着的雁阵掠过，打断了我的求索。我想起那位为我崇拜许久的作家，第一次感到名人的肤浅……

哦，现在，该重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我想问问自己，也问问人们，问问那些从未见过面，却又和我心心相印的朋友们：《黑骏马》究竟是一首歌唱什么的歌子呢？这首

古歌为什么能这样从远古唱到今天呢？

(一)

漂亮善跑的——我的黑骏马哟
拴在那门外——那榆木的车上

在远离神圣的古时会盟敖包和母亲湖、锡林河的荒僻草地深处，你能看到一条名叫伯勒根^①的明净小河。牧人们笑谑地解释说，也许是哪位大嫂子在这里出了名，所以河水就得到这样有趣的名字。然而我曾经听白发的奶奶亲口说过：伯勒根，远在我们蒙古人的祖先还没有游牧到这儿时，已经是出嫁姑娘“给了”那异姓的婆家，和送行的父母分手的一道小河。

我骑着马哗哗地蹚着流水，马儿自顾自地停下来，在清澈的中流埋头长饮。我抬起头来，顾盼着四周熟悉又陌生的景色。二十来年啦，伯勒根小河依旧如故。记得我第

① 伯勒根：现代蒙语中的含义是“嫂子”。但我们有证据认为它是一个突厥词源的借词。它是一个名词化的形动词，词根是“给”。

一次来到这里时，父亲曾按着我的脑袋，吆喝说：“喂，趴下去！小牛犊子。喝几口，这是草原家乡的水呵！”

前不久，我陪同畜牧厅规划处的几位专家来这一带调查仔畜价值问题，当我专程赶到邻旗人民委员会探望父亲时，他不知为什么又对我发了火：“哼！陪专家？当翻译？哼！牛犊子，你别以为现在就可以不挨我的鞭子……你应当滚到伯勒根河的芦苇丛里去，在河水里泡上三天三夜，洗掉你这股大翻译、大干部的臭味儿再来看我！”

父亲，难道你认为，只有你们才对草原怀着诚挚的爱么？别忘了：经历不能替代，人人都在生活……

河湾里和湿润的草地上密密地丛生着绒花雪白的芦荻，大雁在高空鸣叫着，排着变幻不定的队列。穿行在苇墙里的骑手有时简直无法前进；刚刚降落的雁群吵嚷着、欢叫着，用翅膀扑楞楞地拍溅着浪花，芦苇被挤得哗哗乱响。大雁们在忙着安顿一个温暖的窠，它们是不会理睬自然界中那些思虑重重的人的。

我催马踏上了陡峭的河岸，熟悉的景物映入眼帘。这就是我曾生活过的摇篮，我阔别日久的草原。父亲——他一听到我准备来这里看望就熄了怒火，可他根本不理解我重返故乡的心境……哦，故乡，你像梦境里一样青绿迷蒙。你可知道，你给那些弃你远去的人带来过怎样的痛苦么？

左侧山冈上有一群散开的羊在吃草，我远远看见，那牧羊人正歪在草地上晒太阳。我朝他驰去。

“呃，不认识的好朋友，你好？呃……好漂亮的黑马

哟！”他也斜着眼睛，瞟着我的黑马。

“您好。这马么，跑得还不坏——是公社借给我的。”我随口应酬着。

“呃，当然是公社借你的——我认识它。嗯，这是钢嘎·哈拉。错不了，去年它在赛马会上跑第一的时候，我曾经远远地看过它一眼。所以，错不了。公社把最有名的钢嘎·哈拉借给你啦。”

钢嘎·哈拉?! 像是一个炸雷在我眼前轰响，我双眼昏眩，骑坐不稳，险些栽下马来。但我还是沉住了气：“您的羊群已经上膘啦，大哥。”我说着下了马，坐在他旁边，递给他一支烟。

哦，钢嘎·哈拉……我注视着这匹骨架高大、脚踝细直、宽宽的前胸凸隆着块块肌腱的黑马。阳光下，它的毛皮像黑缎子一样闪闪发光。我的小黑马驹，我的黑骏马！我默默地呼唤着它。我怎么认不出你了呢？这个牧羊人仅仅望过你一眼，就如同刀刻一样把你留在他的记忆里。而我呢，你是知道的，当你作为一个生命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时，也许只有我曾对你怀有过那么热烈的希望。是我给你取了这个名字：钢嘎·哈拉。你看，十四年过去了。时光像草原上的风，消失在比淡蓝的远山和伯勒根河源更远的大地尽头。它拂面而过，逝而不返，只在人心上留下一丝令人神伤的感触。我一去九年，从牧人变成了畜牧厅的科学工作者；你呢，成了名扬远近的骏马之星。你好吗？我的小伙伴？你在嗅着我，你在舐着我的衣襟。你